



初級文化讀物

董存瑞舍身炸碉堡

DONG CUNRUI SHESHEN ZHA DIAOBAO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 准

一九四八年，解放軍去解放隆化。一天深夜，部队开进隆化附近的一个小山村。

到了小山村，董存瑞像往常一样，照顾别人烫脚、挑脚上的泡、睡觉，随后又把小米下到锅里。他守在灶边，拉着风箱，看着灶里的火光一闪一闪，想起了沿路见到的这些事儿：饿得精瘦的小兄弟，烧毁了村庄，砍倒了的苹果树，变成了马圈的小学校，负了伤的老连长，火中的玉兰子，哭着讲不出话来的老大娘……心里就像开了锅似地翻

騰着。……他又想到：敌人就在眼前了，很快就要打响了；在这次战斗中，自己要怎样把六班带起来。

“兵松松一个，将松松一窝”呀！自己虽说算不得什么“将”，可也是个班长啊！……他想到这里，就把副班长邛①守义找来，谈了半夜。他俩核計着訂了个計划，一定要爭取上“挂帅点将”②，董存瑞一心要当爆破大元帅；邛守义也下定决心当上突击

① 邛——zhì 至(至)。

② 挂帅点将——解放战争中，有些部队在攻坚战斗的时候，常用的一种合同立功的方式。所謂四組一队，四組指：爆破組、投彈組、火力組、支援組；一队是指突击队。攻坚时大部是以爆破組为元帅，其他組为大將。经过登台比武、民主評議、支部批准后，元帅可以点全連最好的組、队为大將，然后再經上級批准，訂立互相配合的計划，保证共同完成任务。

大將。他倆越談越起勁兒，一直談到白亮白亮的三毛子星都出來了。

第二天，董存瑞帶着半個班很快就把二百斤炸藥捆好了，大大小小一共捆了整整七包。捆完了，他叫大家給每包炸藥想句快板詩，寫來貼上。董存瑞還給每個炸藥包配上一幅畫。

炸藥包包好了，副班長邛守義他們那半個班也把工事挖好回來了。他急忙告訴董存瑞一個事兒，說是各班都憋足了勁，要當爆破元帥呢！

“班長，那咱快準備準備吧！”李振德可着急了。

“準備啥？”

“啥，挂帥點將唄！”

“咱們这不正准备着嗎！”

“班长你，你可真不着急？”

“着啥急？”

“快去看看人家都准备些啥，咱們赶快想些办法，对付对付，别拉到人家后头啊！”

“你看看，又来了不是？副連长跟指导员不早都讲过了：挂帅点将又不是为了拔尖儿、出风头，它还不是为了把林司令員的‘四快一慢’和‘四組一队’配合得好，打下隆化，消灭敌人么！咱們只要战斗准备工作做得好，工事挖得好，炸药捆得牢，地形偵察得清楚，挂帅点将还不是稳稳当当地到手？……没事的把枪擦擦，把炸药包再檢查一遍。再沒事儿就休息，好好养养精神！”

大家都散开了，只有李振德还站在班长旁边。

“班长，还是你想得开，看得远，不像我这么，这么狭隘①。……班长，你干啥事都那么正道，我一定要好好向你学习！”

“你别看我这会儿呀，我从前还不是和你一样！要是没有党，我还不是一个吃糠咽菜的穷小子，啥也不懂的二不楞？是党啊，把我教育得双手灵巧啦，两眼透亮啦，脑袋明白啦！……”

“班长，你看我要求入党啦，咋才能行啊？”

“我，——我这个笨嘴笨舌的也

① 隘——ài 弄(矮)。狭隘就是狭小，形容气量小的意思。

說不出个啥道道儿来。反正是出力不出名的事，你就搶在头里，遇事先別想着自己；要吃苦在先，享福、在后！为了叫受苦人再不受这样的苦，都过上好日子，建立一个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，你要把自己这輩子都交給党，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！”

“像你一样！”

“我还差得远哪！一个党员要担负最艰巨的任务！”

“就像你，不怕烧着自己，把玉兰子从火里救出来！”

“还不够，还要叫玉兰子这样的孩子过上好日子，念上书。要想做到这样，现在咱们首先就得消灭隆化这群敌人！”他用拳头向隆化挥了

一下，然后又伸出手来比划着，“解放全热河，然后解放全中国！……到了那时候啊，我们还得用这两只手，建立新中国呢！咱们亲手建立新中国，等把咱们中国建设得——建设得跟苏联那样，再回头想想现在。哎呀，那有多美呀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止不住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李振德一下。两人的嘴角上都现出了含有深意的微笑。

二、偵 察

天刚一擦黑，偵察組就出发了。

临行的时候，董存瑞特別囑咐李振德說：“这一下子咱們跟敌人可就是臉儿对着臉儿了！要沉着、机

灵，不能出响动。注意隐蔽自己，敌人一打照明弹，就不许动了。”

这时快要到阴历十五了，天上的月亮正明，地上什么东西都能看得清楚。

董存瑞和老邰、李振德三个人顺着交通沟跑出去，出了交通沟是一片高低不平的山岭。敌人的碉堡密密层层，一个挨着一个。他们偷偷地从碉堡缝里插了进去。

董存瑞爬着前进。五月里泥土的气息混着野花的芳香，直往鼻子里冲，使人觉着有说不出的松快，心里非常兴奋，可是也有点紧张。第一次做侦察工作的李振德，心中更感到一阵一阵地发紧。可是当他一想到自己身旁有着两个久经战斗

鍛煉的班長再加上自己有爭取入黨的決心，馬上又覺着有了依靠、有了力量。

月亮透過薄雲，照在大地上。董存瑞趁着月色，細細地觀察着隆化中學的外圍工事。

右側碉堡里的敵人好像察覺了什麼，里面有人在說：“听，有响動！”

董存瑞他們聽見敵人這樣一講，馬上趴①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听着碉堡里的動靜。

“別是你的耳朵听錯了罷！”

“明明聽見有响動嘛！”

董存瑞一听，心想：这下可坏

① 趴——pa · ㄉㄚˊ (趴)。

了，不太容易走脱了！……他把眉头一皱，計上心来，連忙用刺刀在地上轻轻地挖起工事来。老邨明白他的意思，也挖了起来。只有李振德沒明白是啥意思，可是看到两个班长都在挖，自己也跟着挖了起来。

四下里很靜，刺刀挖土的声音听得很真切。

“嗯，我当啥响动，鬧了半晌，还是那帮八路在那儿瞎鼓捣呢！挖吧，挖吧，这辈子你們也别想挖进隆化城！”

原来在敌我对峙①的一线，部队整天在挖工事、挖暗壕；敌人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① 峙——zhì 止(至)。对峙就是对立的意思。

“共軍弟兄們，快投誠吧，要不你老婆就要穿白鞋了！”有一个敌人恶毒地喊着。

這句話可气坏了李振德。他想还口大罵，被老邛制止了。董存瑞趁着敌人在罵，領头钻入了敌人的内线。

他們三人已经进入纵深一百多米的内线，还听得見敌人在罵呢。他們差点儿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哎呀，地雷——”董存瑞趁着月光看了出来，“这是地雷網！”

“这可咋办，班长？”李振德又紧张起来。

“不要紧，有办法。你們俩上那边去！”

“班长——”李振德想和班长挨

在一起。

“这是命令！”邓守义把李振德拉到一旁，趴在地上，看着班长在趟地雷。

不多会，董存瑞就在地雷网里趟出了一条道来。他回头招呼着他俩跟上来，自己又顺着—个陡坡^①滚了下去。老邓和李振德刚刚爬起来，突然，天上升起了三颗照明弹，正好照在他俩头顶上。老邓就趁势往四外瞧着，看清了这个地方。但是李振德一看照明弹正照在自己的头顶，心里就慌了，急得喊叫起来：“哎呀——副班长！”

这一声喊叫被敌人发觉了。立

① 陡——dǒu，ㄉㄡˊ(斗)。陡坡就是斜度很大的坡。

刻，碉堡里的机枪冲着他俩的方向打了过来，直打得他们前面翻起了一排排的烟浪，他俩的头都差点被尘土给埋了起来。

董存瑞在坡下一看就知道事情坏了；看坡上面是片开阔地，一点树木都没有，没法隐蔽。怎么办？……他登时想起，宁可叫自己这里挨打，也不能叫他俩受了损失！他连忙掏出手榴弹，向敌人碉堡投去，又举起冲锋枪“哒、哒、哒”地打了一阵子。敌人碉堡的机枪灭了，可是马上从另外一个枪眼里向着董存瑞那儿开了火。

邓守义抬起了头，激动地说着：“我的好班长！”他急忙闪在一旁，掏出一颗手榴弹，朝另一个方向扔



去。显然，敌人被这个手榴弹搞迷糊了，又乱打了一阵子枪，才寂静下来。

董存瑞摘下落满了泥土的帽子来抖搂了一下，冲着碉堡，心里暗暗骂着：“你闹哄吧，有你好看的时候！”

半晌，敌人没有响动。董存瑞想：“咋回事呢？”忽然，他觉着身后有人摸来。他差点儿叫出声来；细细一看，原来是老邰和李振德。

“都没挂花？”董存瑞低声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邰守义回答。

“班长，都怨我！”李振德嘟囔着。

“检讨会回家再开去！”

“班长，咱还往前摸吧！”邰守

又說。

“摸！一作做，二不休！偵察不好地形就打不了胜仗，乘敌人当咱們都死了，咱就給他往肚子里钻！——走！”

他們继续前进，一直摸到隆化中学跟前，看清楚了东北角上的工事和碉堡，心里都有了底儿，才小心謹慎地又从原道爬了回来。

回来的道上，他們还听见敌人在那儿罵呢。

“怎么搞的，今天晚上这个碉堡里放几枪，那个碉堡放几枪，都犯了神经病了吧？”

“哎，说不定八路军快攻城啦！”

“去你媽的！少惑乱軍心啊，当心軍法从事！”